

感受生活

老巷里的夏日记忆

□苏阅涵

夏日的午后，蝉鸣像一匹扯不断的绸缎，铺满整条老巷。推开窗，热浪裹着梔子花的甜香扑进来，院里那棵老树的影子在地上晃着，像是谁忘了收的墨画。手铃响了，是老李，声音里夹着笑，粗粝得像砂纸：“巷尾的冰粉摊还在，过来吃碗？”

那摊子算老巷的活古董，三十年的破竹棚，边角泡得黑乎乎的，摊主老王总是穿着一件白背心，拿把蒲扇拍蚊子，扇得呼呼响。小时候，我跟老李经常蹲在那儿，捧着个搪瓷碗，舀一勺红糖冰粉，凉得舌头直打滑。碗底总有几颗胖乎乎的绿豆，嚼起来土腥味儿十足。老李总偷偷撒几片野薄荷，嚼得满嘴清凉，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跟个小流氓似的。巷外卖烤红薯的吆喝声混着知了的叫声，热烘烘地漫开，裹住了整个童年。

老李去西北的那年，冰粉摊的竹棚塌了一角。他站在车站，背着个军绿色背包。“去西北了，给你寄沙漠里的沙枣。”他塞给我一塑料冰粉碗，边角有个豁口。那年老巷拆了一半，推土机碾过青石板，巷口那株歪脖柳被连根刨起，枝条散在土里。

后来我吃过不少甜品，可总觉得缺点什么。去年在银川的夜市，撞见个老汉卖沙枣冰粉。我舀了一勺，酸甜中夹杂着涩味儿，才想起与老李的沙枣约定。原来沙漠里真有甜头，只是我们都没想到，要等二十个夏天的风，才熬出这一碗旧时光。

再见老李时，冰粉摊已经没了，换成了奶茶店，竹棚也变成了铁皮屋，空调水滴在石板上，嗒嗒作响，唯独老王留下的那张矮桌还在，桌腿用铁丝绑着，裂缝里塞满红糖渍。老

李坐在塑料椅子上，鬓角灰白，眼角还带着当年的痞气。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袋，抖出几片干薄荷：“托人从西宁带的，嚼一口，还是那味儿。”薄荷的凉意漫开，奶茶店的流行歌远了，耳边又响起老王摇蒲扇的沙沙声，巷尾烧麦摊的吆喝声，还有老李偷舀红糖时被我撞见的窘笑声。

我俩在老巷走着，石板路被新铺的沥青盖了一半，旁边的臭水沟早已填平，变成了花坛。老李蹲下，拨开草丛，揪了一丛野艾草：“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这儿埋过个铁皮盒，装了蝉蜕和弹弓。”夕阳斜斜地照过来，他的影子落在石板上，跟二十年前那个拿柳枝抽陀螺的少年重叠。远处有小孩举着竹蜻蜓跑过，透明的翅膀在风里打转，像我们当年追着萤火虫跑遍整条巷子。

“老巷其实没丢。”老李把艾草塞进我手里，粗糙的叶片蹭得掌心发痒。我忽然明白，所谓故乡，不是石板和瓦片的拼图，而是那些咬一口冰粉的凉、沙枣熬成的甜，还有离别时那个磨破的背包带。当这些念头在某个夏天的午后冷不丁冒出来，我们就又成了那个蹲在竹棚下，偷舀红糖的毛头小子。

夜幕降临，奶茶店亮起彩灯。老李掏出那个豁口的搪瓷碗，里头真装了沙枣，晒得皱巴巴的。“今年摘的。”他咧着嘴，虎牙还在。老李拍拍我的肩，指着巷口那株新种的柳树：“明年夏天，还来吃冰粉。”我点点头，搪瓷碗在手里沉甸甸的，装着二十年的暑气、红糖的黏，还有那些在蝉鸣里的旧时光。

立夏一过，村口老枇杷树的枝桠就被压弯了腰。金灿灿的果子藏在层层叠叠的深绿叶子

子里，像缀满枝头的小灯笼。村里的孩子们最眼尖，不等果子熟透，就猴儿似的爬上树，摘那泛着青黄的枇杷。咬一口，酸涩的汁水在嘴里炸开，却也笑得前仰后合。

外婆总是摇着蒲扇，嗔怪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她会在某个清晨，拎着竹篮出门，仔细挑选那些颜色橙黄、果柄泛红的枇杷。篮子满了，就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剥去外皮。枇杷肉白里透黄，圆润饱满，轻轻一抿就化在嘴里，甜丝丝的，还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外婆会把剥好的枇杷装在玻璃罐里，淋上蜂蜜，放进冰箱。等我们疯玩回来，吃上一碗冰镇枇杷，暑气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邻里间的情谊也在果香中蔓延。张婶家的枇杷先熟，总会装半筐，挨家挨户地送。李伯摘了杨梅，定要分给巷口独居的王阿婆。孩子们端着瓷碗去串门，碗里的水果换来换去，欢笑声飘满整条巷子。有时候，几个妇女聚在老槐树下，一边择着枇杷叶煮凉茶，一边唠着家常，杨梅核被孩子们当弹珠玩，在青石板上蹦蹦跳跳，溅起细碎的紫痕。

枇杷的甜蜜还未散尽，杨梅就登场了。山坡上的杨梅林像是被施了魔法，一夜之间挂满了紫红的果子。晨雾还没散尽时，村里的妇女们就结伴上山，竹篮碰撞声混着她们爽朗的谈笑声。杨梅娇嫩，熟透的果子一碰就簌簌往下落，沾着露水的果子滚进草丛，引得孩子们争抢，沾了满身草屑也不在意。有经验的老人会把杨梅放进盐水里浸泡，看着藏在果肉里的小虫子慢悠悠钻出来，再捞起一颗颗莹润饱满的果子。孩子们等不及盐水完全沥干，伸手就抓，酸甜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染得指尖都成了紫红色。

记得有一年，家里的杨梅大丰收，吃不完的就用来泡酒。父亲把洗净晾干的杨梅放进玻璃瓶，倒入白酒，再撒上一把冰糖。密封好的酒瓶放在阴凉处，随着时间推移，白酒渐渐染上了杨梅的紫红色，颜色越来越深。几个月后开瓶，酒香混合着杨梅的果香，醇厚绵长。父亲总会倒上一小杯，坐在院子里慢慢品尝，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枇杷和杨梅不仅是解馋的水果，更是生活的调剂。家里来了客人，端上一盘新鲜的枇杷或杨梅，就是最好的招待；孩子们上学，兜里揣几颗果子，能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整天。它们见证了无数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欢乐，也承载着浓浓的乡情。

如今，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水果，枇杷和杨梅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但每到五六月份，看到水果摊上黄澄澄的枇杷、紫莹莹的杨梅，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涟漪。那些在树下嬉笑玩耍的日子，那些和家人一起分享果实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

岁月流转，枇杷黄了又黄，杨梅紫了又紫。它们就像时光的使者，年复一年，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美好。或许，生活就像这交替成熟的水果，有酸有甜，有起有落，但正是这些不同的滋味，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生。而那些藏在果香里的记忆，永远是心底最柔软、最温暖的角落，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静听年华

记录生活的甜

□张文竹

五年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和培训，我到泰国当了一年的汉语教师志愿者。那一年，我不仅领略了泰国的秀丽风光，体验了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还结识了一个来自贵州的学妹。

我和学妹当时都就读于国内的师范院校，能被分配到同一所泰国学校做志愿者是我们的缘分。工作中，我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生活中，我们互相照顾，总是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

学妹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喜欢用拍照的方式记录自己在泰国的生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大到泰国人的节日习俗，小到每天的一日三餐，都在她的记录范围内。就这样，日复一日，回国时，她的手机相册里已经积攒了几千张照片。翻看着她的相册，那些共同经历的难忘的瞬间又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没想到这一年，我们的生活和经历竟是如此丰富多彩，我的眼里满是惊喜与感动。

再翻翻自己的手机相册，还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我羡慕地说：“看到你这些照片，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这一年来点点滴滴。拍出这么多的照片，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每次我总是想不起来泰国呀？”

“其实，没来泰国的时候，我就养成了用手机拍照记录生活的习惯。对于泰国的风土人情，我一直充满了期待，这次有机会来深入体会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学妹笑着说，眼睛里满是自豪。

我当时对自己没有用照片或文字记录下那一年的点点滴滴感到非常遗憾和后悔。是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虽然看上去千篇一律，但是每一天都不尽相同。如果我们用心记录下来，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这样，当我们翻看这些照片或日记的时候，那些充实的日子便会再一次地复活，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我也养成了用相机或日记记录生活的习惯。去云南旅行时，我和闺蜜互相拍下了骑单车在洱海边感受微风

的照片，现在看到它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惬意与快乐；周末，我拍下了爱人精心准备的营养美味的饭菜，现在再看这些照片，我依然会感受到被宠爱的幸福；工作时，我也会拍下学生们用心写好的作业、分享到班级群里，每次翻看这些照片，便能感受到孩子们在慢慢长大，我也会觉得特别欣慰……

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心记录生活中的那些美好与幸运，这样，当有一天遇到坎坷的时候，我们才能增添一份对抗困难的勇气。因为那些甜蜜的瞬间总在提醒我们：人间值得，跨过这道坎，往后都是甜。

诗意盎然

守望

□林海平

炊烟系着围裙，
在屋顶徘徊。
那根晾衣绳，
丈量过
无数个晨昏的距离，
却量不完
您目光延伸的牵挂。

父亲的手杖，
长成了门前的枣树。
每年结的果，
都甜得像他年轻时
藏在工具箱底的水果糖。
而枝头，
总有几颗倔强地红着——
那是他不肯落下的叮囑。

母亲的毛线团，
滚过地板，
织就一张隐形的网。
我们远行时，
总在某个起风的夜晚，
被轻轻拉回
她指尖的温度里。

现在，
老花镜在窗台上站成灯塔。
每道皱纹，
都是您用岁月为我刻下的航标。



馨香一瓣

粽香情浓

□刘金凤

“蔷薇风细一帘香”。在这个多彩的五月，空气里弥漫着蔷薇花香。蔷薇纤细的枝条随着夏风轻摇曳着，花香飘进橱窗，梅女子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她嗅到了花香，也嗅到了刚出锅粽子的清香，一切都是生活最本真最美好的样子。

梅女子是我多年的同事，她在小区一楼的庭院里种植了各色蔷薇花，年复一年，蔷薇在她的用心呵护下恣意成长。昨天早晨，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刚走出家门。她说：“粽子又出锅了，蔷薇花也正艳，来打卡啊，来拍照啊……”我自是欣然前往。

多年前那个落寞的早晨，心情低落极了，开车都有点儿恍惚，梅打来电话，说给我带了粽子，我一扫阴霾的心情，立刻陶醉于梅的温情。那是第一次知道，梅会包粽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记不得当时为啥事忧伤，却记住了五月涌来的粽香，在梅女子的笑容里飘荡。

我到的时候，梅女子已将粽子装好挂在

闲情偶记

归园田居

□王南海



每每回到位于大山深处的田园小屋，我总会想起陶渊明的诗：“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小屋被群山环抱，且说那山，并不高，却连绵起伏。站在屋里向外张望，群山仿佛伸开热情的臂膀，把小屋紧紧相拥。山野满目青翠，而小屋正对的位置，山野的形状恰若一个大大的元宝。于是，我都会痴痴地想：山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宝库，需要喊着“芝麻开门”，洞口才能缓缓打开。

最爱回到小屋的时光，换下板正的西装，穿上棉软舒适的家居服。冲到院子里，去看我的草莓，是不是又有了红红的果实。轻轻地摘一个，放在口中，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院子里的香菜已经老了，竟然开出灿烂的小花朵，当你细细打量时，会发现香菜花开得超凡脱俗，每一朵都精致唯美，它根本不在意你的目光，开得自然洒脱。院子里还有几株小野菊，淡紫色的花朵很是好看，我把它们请回家里，插在釉面的瓷

花瓶里，屋子里充满了生机。喜欢这种自然的花朵，它们不名贵，却天然去雕饰，和小屋完美地融为一体。

到了小屋，就当个蹩脚的农民吧。想到陶渊明也曾说自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栽种的秧苗稀稀疏疏，赶紧浇浇水吧。插上管子，让地里的秧苗喝个痛快。我喜欢看每一株秧苗热烈生长的模样。我插上竹竿，让瓜菜顺着竹竿向上攀爬，每次回来，发现它们都长高了一些，也给他们起了好听的名字。有时候，几天不见，它们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噌噌”地长得飞快。种菜我不是行家，却是收菜小能手。我会一边哼着歌，一边将蔬菜放到篮子里，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大富翁”。

院子不大，长六米，宽五米，我们在院子里种了花，还盘了一个大锅灶。在这里，我头上盘条毛巾，开始烧火做饭。柴火“噼里啪啦”地燃烧着，铁锅里的炖鱼已经冒出了香气，在地里随手摘了几根香菜，洗洗就扔进了锅里。锅里的鱼“咕嘟咕嘟”地炖着，那个香啊，馋得流

口水。

下午时分，我喜欢在院子里放一个木摇椅，搭一条毯子。手捧一本书，慢慢地看，阳光洒在书页上，小风吹来月季的花香，小猫偶尔露个头，见我专心看书，就悄悄地走了。我也会在小桌上放一壶茶，来自西双版纳老茶山的普洱茶，总让人感到岁月静好，未来可期。

不读书的时候，我喜欢在小屋前的书桌上写毛笔字，轻轻地研墨，打开纸卷，凝神静气，一笔一划地写。窗外群山绿野，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小时候练过楷书，如今已不受限制，颜体、欧体杂糅，写出自己喜欢的字，当不了书法家，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我喜欢这个自然的村落，古道、丘田、青瓦、炊烟，这里就是我的世外桃源。清晨伴着鸟鸣醒来，山上云雾缭绕，空气如此纯净，蔬菜都是绿色无公害。我突然想起这样一段话：“人生知足，所以小满。栖居山野的快乐，是树归树，山归山。而你只需关照当下，看看这原本淳美的人间……”

闭着心扉。

直到有一天，党委开大会时，她坐在我旁边，“叮、叮”，她的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两下，她下意识她拿给我看，接下来却尴尬了，原来信息是另外一位年长点的女同事发给她的，那位同事可能还不会用微信，好像是发错了，信息里面的长篇大论全是隐私。梅不假思索，反复跟我说，这信息肯定是别人转给她的，别当真，别当真。我完全理解梅此时的心情，“谣言止于智者”，彼时，我俩仿佛成了智者，同时把这条信息当谣言屏蔽掉了，并且往后的日子里从未提及过。就在那时，梅的形象在我心中瞬间高大了起来。从那以后，我俩莫名互相靠近，靠近到能传递彼此的体温，不只是热乎乎的粽子在手上传递，更是情投意合的感觉。

此后多年，梅从不间断地给我送粽子。每年的五月，我都是被粽香包围的，风儿那么暖，粽子那么香，我是那么幸运。

